

‘讀’字聲旁考^{*}

金俊秀^{**}

<목 차>

1. 前言
2. 《說文》裡的相關諸字
3. 出土材料中從賣得聲的諸字
 - 3.1 秦系
 - 3.2 晉系
 - 3.3 楚系
 - 3.4 金文
4. 問題討論
 - 4.1 ‘賣’是否從‘畺’聲?
 - 4.2 ‘畺’、‘冂’，何者為原形?
 - 4.3 趙平安(2001)、陳劍(2006)之說
5. 結語

1. 前言

陳新雄(2004)說：“漢代以後，籀文、篆文演變為隸書，經過隸變以後，有很多字看不出它的聲音來了。譬如‘讀書’二字，讀字看起來，左邊從言，右邊從賣，那麼讀書的讀字該怎麼講呢？賣言！好像讀書就是賣言，也講得蠻好！其實不是，讀字右邊的偏旁原來不是從賣，它本來的寫法，要比現在複雜一點。”¹⁾正如陳氏所言，

^{*} 本論文已宣讀於第十屆中國地域文化與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首爾：漢陽大學人文學院，2012年6月29日-30日。

^{**} 西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 陳新雄，《廣韻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4年11月第1版，2頁。

隸楷讀的右旁與‘賣’完全同形。清儒顧藹吉亦曾指出此一偏旁混同，《隸辨·入聲》：“按：讀與瀆、牘、壽等字凡從賣者，《說文》本作賣。其上從畵，古陸字也。隸省作賣，與買賣之賣無別。”²⁾其實只要查看《說文》，便可知讀的右旁原來並不是‘賣’，而是‘賣’(上從畵下從貝，音育)。對於這個陌生的偏旁，過去只能相信《說文》的一套說法，但戰國文字材料陸陸續續出土的今日，學者發現此一偏旁原來有別的來源，進而利用楚簡文字，考定商周文字。本文擬以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先重新檢討以《說文》為中心的清儒之諸說，接著利用出土材料盡量去復原其從西周到漢代的字形嬗變過程，並討論相關諸字的古音構擬問題。

2. 《說文》裡的相關諸字

《說文·屮部》：“𡗗(𡗗(𡗗))，菌𡗗，地蕈。叢生田中。從屮、六聲。𡗗(𡗗)，籀文𡗗從三𡗗。力竹切。”³⁾許慎認為‘𡗗(𡗗)’從屮六聲，但從甲骨文字形來看，此說恐非。季旭昇(2003)云：“卜辭無𡗗，而有𡗗之𡗗，王襄釋陸，《集釋》從之，以為金文陸作𡗗(陸父甲角)、𡗗(陸冊父乙占)等形，以為與契文及《說文》籀文𡗗並同。據此，𡗗當從阜從二𡗗，𡗗即《說文》𡗗。𡗗下部雖似從六，然上不從屮。形構不詳。”⁴⁾‘𡗗(𡗗)’為‘陸’字所從，但其結構尚未清楚。加藤常賢曾認為‘𡗗(𡗗)’是象丘陵之形，姑備一說。⁵⁾《說文》還收錄幾個從𡗗(𡗗)得聲的字，如下：

2) [清]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2月第2刷，160頁。

3) 本論文所據為大徐本。[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22刷，303頁。

4) 季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302頁。

5) 原文為：“一體 𡗗 的字は、土饅頭の如くなだらかな丘陵の意である。これと‘阜’の字とを合わせた‘陸’の字は、高い丘陵上のなだらかな丘の意である。であるから、《說文》には陸とは‘高平の地’の意であると言っている。”加藤常賢先生論文集刊行會編，〈金文解讀·陸冊占〉《中國古代文化の研究》，東京：二松學舍大學出版部，1980年8月第1版，1051頁。

《說文·収部》：“𢶇{弄}，兩手盛也。從収、尢聲。余六切。”

《說文·毌部》：“𢶇{龜}，尢龜，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龜龜，其行尢尢。從毌，從尢尢，尢亦聲。𢶇或從龜。七宿切。”

《說文·土部》：“𡵓{奎}，土塊奎奎也。從土、尢聲。讀若逐。一曰：奎梁。力竹切。”

除此之外，還有‘𡵓’，而這不是《說文》的字頭，是‘睦’的古文。《說文·目部》：“睦{睦}，目順也。從目、奎聲。一曰：敬和也。𡵓{𡵓}，古文睦。莫卜切。”許慎認為‘讀’的聲符‘賣’是從‘𡵓’得聲。《說文·貝部》：“𡵓{賣}，衞也。從貝、𡵓聲。𡵓，古文睦。讀若育。余六切。”段注指出‘賣’、‘鬻’為一對古今字，云：“循⁶⁾，行且賣也。賣字不見經傳。《周禮》多言儋。⁷⁾儋訓買，亦訓賣。⁸⁾……《玉篇》云：‘賣或作粥、鬻。’是賣、鬻為古今字矣。按，賣隸變作賣，易與賣相混。”⁹⁾‘賣’古書多作‘儋’，《說文·人部》：“儋{儋}，賣也。從人、賣聲。余六切。”古書裡‘儋(賣)’、‘鬻’二字互用，劉釗(2002)認為此二字為一對同源詞或是一個詞的不同寫法¹⁰⁾，其說甚是。‘儋’、‘鬻’古音密近，字義相通，其所寫當是一個詞。茲為方便讀者理解，將相關諸字的諧聲關係表列於後：

6) 大徐本作衞，段注本作鬻。

7) 王筠謂：“賣也者，字當作賣。儋為彙增字。”〔清〕王筠，《說文句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1月第2刷，298頁。

8) 楊樹達謂：“古人言語施受不分，如買與賣，受與授，糴與糶，本皆一辭，後乃分化耳，教與學亦然。”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第2版，169頁。

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9月第2刷，285頁。

10) 劉釗，〈釋儋及相關諸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北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3月第1版，121頁。原載《中國文字》新28期，2002年12月。

	上古音	中古音
六、𡗗	*rug 覺1部	ㄣ liuk 來母合口三等屋韻，力竹切 ※‘𡗗’從六聲，二字中古音韻地位相同。
奎、陸	*m·rug 覺1部	ㄣ liuk 來母合口三等屋韻，力竹切 ※‘奎’從𡗗(尗)聲，‘陸’從奎聲， 其中古音韻地位皆同。
睦、𩇛	*mlug 覺1部	ㄣ miuk 明母合口三等屋韻，莫六切 ※‘睦’亦從奎聲，《說文》認為‘𩇛’是‘睦’之古文。
賁	*lug 覺1部	ㄣ jiuk 以母合口三等屋韻，余六切 ※《說文》認為‘賁’從𩇛聲。
讀	*l'o:g 屋部	ㄣ duk 定母合口一等屋韻，徒谷切 ※以賁爲聲。
續	*ljog 屋部	ㄣ ziok 邪母合口三等燭韻，似足切 ※以賁爲聲。
贖	*filjog 屋部	ㄣ ziok 船母合口三等燭韻，神蜀切 ※以賁爲聲。
逐	*l'uwg 覺2部	ㄣ djiuk 澄母合口三等屋韻，直六切 ※《說文》認為‘逐’讀若逐。
育	*lug 覺1部	ㄣ jiuk 以母合口三等屋韻，余六切 ※《說文》認為‘育’讀若育。
鬻	*lug 覺1部	ㄣ jiuk 以母合口三等屋韻，余六切 ※古書裡通於‘賁(價)’。
粥	*?ljug 覺1部	ㄣ tɕiuk 章母合口三等屋韻，之六切 ※鬻之聲旁。
目	*mug 覺1部	ㄣ miuk 明母合口三等屋韻，莫六切 ※本文疑爲‘睦’從目聲。

據《說文》，‘𡗗(尗)’、‘奎’、‘陸’皆從六聲。單獨的‘𡗗’古文字未見，但見於‘陸’字的偏旁。‘陸’字，金文作 (陸冊父甲鼎)、 (陸冊父乙卣)形，戰國楚文字則作 (陸) (包2.62)、 (陸) (包2.181)形，直接從六聲。‘六’、‘𡗗(尗)’、‘陸’古音密近無疑。

‘睦’字，先秦古文字未見，始見於漢碑，字形從目、從奎。單純地從中古音‘莫六切’往上推，可擬作*mug，但鄭張尙芳(2003)構擬作*mlug，是因為考慮到與來母

字‘𡗗’的諧聲關係。(上古的來母爲r-, 但由於‘睦’是三等字, 因此其所帶流墊音不是-r-而是-l-。²⁰⁾ 這個加進去的流墊音-l-, 在諧聲上確實是起作用的。在《說文》體系裡‘𡗗’是‘寶’的聲旁, ‘寶’是以母字, 以母的上古音值正是流音l-。‘睦’字, 《說文》釋義作‘目順也’, 然此義未見於古籍。從目、從𡗗, 頗疑爲皆聲。也許是在漢代‘𡗗’或‘睦’的鼻冠音m-已丟失, 不能再表示雙唇塞音了, 因此疊加目聲, 而造出‘睦’。其古文‘𡗗’, 段注已指出下從‘𡗗’爲‘目’之訛, 果真如此, 其結構可析爲從𡗗(𡗗)、從目, 亦爲皆聲。雖然古文材料表明‘寶’實際上不從𡗗(詳下文), 但許慎如此釋形也基於一定的語音關係。‘寶’及其被諧字‘讀’、‘續’、‘贖’等的聲幹皆爲l-, ‘𡗗(睦)’的聲母也一定是包含流音成分的, 所以才會被許慎認定是‘寶’之聲旁。況且, ‘睦’本身就是從來母字‘𡗗(𡗗)’得聲, 因此我們可以確信其上古聲母應該是*ml-。

透過以上檢討, 我們可以說《說文》裡的小篆體系(不管它符不符合出土資料), 形體和聲韻兩方面都具有嚴謹的系統性。

3. 出土材料中從寶得聲的諸字

3.1 秦系

秦的官方文字, 主要以商周文字的基礎上, 朝向規整化的方向發展, 《說文》小篆, 可謂其總結。²¹⁾ 細觀秦系文字, 不難發現其與小篆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性。

20) 詳見鄭張尚芳, 《上古音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1版, 50-52頁, 129-134頁。

21) 詳見陳昭容, 《秦系文字研究》, 臺北: 中研院史語所, 2003年7月第1版, 12-13頁。

【字形表-02】

 1、春秋戰國之際 石鼓文	 2、戰國中晚期 詛楚文	 3、戰國晚期 睡虎·雜32	 4、戰國晚期 睡虎·秦61
 5、戰國晚期 睡虎·法113	 6、戰國晚期 睡虎·秦202	 7、戰國晚期 睡虎·法197	 8、戰國晚期 睡虎·秦139
 9、戰國晚期 睡虎·秦148	 10、秦 《說文》小篆		

兩個石刻文字(1、2形)皆上從屮，其下一短橫，中間作‘目’形，下部從貝。石鼓文是嚴謹的官方文書，因此可將‘賣’形視為秦系的標準寫法。字形3～9為睡虎地秦簡文字，這種戰國晚期的古隸常常出現一些訛變，從‘賣’的這些字亦不例外。大部分字形上部仍然從屮(唯‘寶’字訛作土形)，而中間的‘目’形統統打直²²⁾，很多字形進而簡作‘日’形，或者與‘貝’共用橫筆。但很顯然，睡虎地秦簡的這些字形都是從‘賣’形演變而來的。就目前所能看到的秦系文字材料來看，小篆之從囧，確實是‘目’之訛誤，段玉裁的改正是正確的。

22) 徐筱婷謂：“打直是因為許多戰國從橫目形的字將‘目’打直作，如楚系‘獨’、‘濁’字，秦系‘擇’、‘續’、‘綴’字，晉系‘蜀’字等。”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1年5月，53頁。

3.2 晉系

【字形表-03】

 {牽}	 {牽}	 {牽}	 {羣}
1、侯馬·198:3	2、璽集0860	3、璽集1703	4、璽集0380
 {牽}	 {牽}	 {牽}	 {牽} ²³⁾
5、璽集2594	6、璽集2604	7、璽集2605	8、璽集3062
 {牽}			
9、吉大38			

朱德熙(1983)指出‘牽’字上旁就是《說文》古文‘畜’，謂：“這個字上端作，就是《說文·目部》睦字的古文。寶字從此得聲。”並認為：“小篆犢字從牛寶聲，璽印文字的‘犢’字，可以看作從牛畜聲，也可以看作從牛寶省聲。”²⁴⁾ 曹錦炎(1983)謂：“在先秦古文字中，形聲字的聲旁往往還沒有固定，一個字可以有多種寫法。因此，當牽字在作為聲符時替代寶字，是完全可能的。”²⁵⁾ 兩氏之說甚是，當可從。晉系文字‘犢’字作‘牽’形(1~3形)，不從寶，直接從畜得聲，相當特殊。其餘‘犢’(5形)、“犢”(6、7形)、“寶”(8形)、“鄼”(9形)亦從牽聲。至於從目從牛的字形(4形)，朱氏謂：“犢字有時省去目字上邊的。”²⁶⁾ 曹氏亦認為：“頗疑為牽之省體。”²⁷⁾

23) 裘錫圭謂：“宀、穴兩個偏旁很早就已經相混，例如‘竈’字，秦公簋從穴，小篆也從穴，而邵鐘則從宀。又如‘寮’字，金文全部從宀，隸書也從宀，而《說文》的篆文則從穴宀。侯馬盟書偶而假‘竈’為‘遇’，‘竈’顯然是‘寓’的異體。在戰國印文裡，‘宵’字從穴而作‘寯’，‘寮’字則從宀而作‘寮’。《古徵》附錄收有字，從宀從犬，疑即‘突’字。”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第1版，472頁。

24)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2月，17頁。

25) 曹錦炎，〈釋牽一兼釋犢、犢、寶、寶〉，《史學集刊》1983年3期，長春：吉林大學，1983年，88頁。

吳振武(1989)舉《汗簡》‘獨’字作𡗗{獨}形之例，加以補充。吳氏認為‘獨’、‘犢’古本同音，所以‘蜀’的代替聲符‘𡗗’一定是‘牽(犢)’之省體²⁸⁾，其說可信。

3.3 楚系

【字形表-04】

 1、戰國早期 曾侯123	 2、戰國早期 曾侯153	 3、戰國中期 望山50	 4、戰國中期 望山62
 5、戰國中期 望山65	 6、戰國中晚期 包山46	 7、戰國中晚期 包山52	 8、戰國中晚期 包山55
 9、戰國中晚期 包山64	 10、戰國中晚期 包山120	 11、戰國中晚期 包山152	 12、戰國中晚期 包山174
 13、戰國中晚期 包山240	 14、戰國中晚期 包山247	 15、戰國中晚期 郭店·窮達以時	

26)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2月，18頁。

27) 曹錦炎，〈釋牽一兼釋犢、犢、寶、犢〉《史學集刊》1983年3期，長春：吉林大學，1983年，90頁。

28) 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6月，272頁。

曾侯字形(1、2形)‘𡗗’旁的結構基本上與晉系璽印文字相同，只是上面增加一短橫而已，然而望山、包山、郭店字形的寫法則與之不同。包山‘賁’(11形)字，李學勤(1992)最早釋為‘賁’，讀齯。²⁹⁾‘賁’(10形)字，陳偉(1996)釋為‘賁’，亦為齯賣之意。‘賁’(6、7、12形)‘賁’(8形)‘賁’(9形)為人名字，陳偉(1996)全釋作‘賁’。³⁰⁾郭店‘𡗗’(15形)字，裘錫圭(1998)讀齯，結構分析為從辵齯聲。³¹⁾望山‘𡗗’(3形)‘賁’(4形)‘𡗗’(5形)以及包山‘賁’(13形)‘賁’(14形)，劉釗(2002)認為所從‘𡗗’旁就是‘齯’，而讀其為‘篤’，意為病情危篤。³²⁾

就形體而論，望山、包山、郭店簡裡最常見的寫法為‘𡗗’，與秦系、晉系作‘目’形明顯不同。包山字形中也出現一些不作‘𡗗’者，但形體還是跟‘目’形有些距離，其書寫順序應為如下：

【字形表-05】

包山55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包山64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包山120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29) 李學勤，〈包山楚簡中的土地買賣〉《綴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153-154頁。原載《中國文物報》1992年3月22日。

30)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203-242頁。

31)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146頁。

32) 劉釗，〈釋‘賁’及相關諸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北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3月，120-129頁。原載《中國文字》新28期，2002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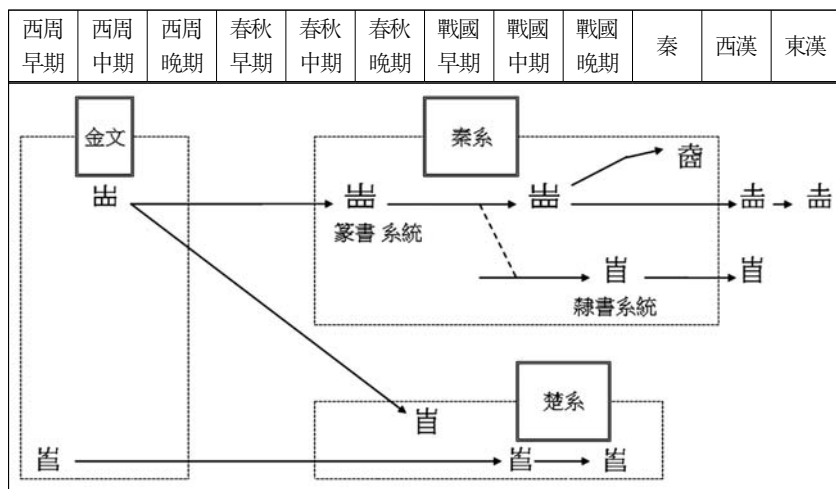
3.4 金文

【字形表-06】

 1、西周早期 猷駟觥蓋	 2、西周早期 厚趙鼎	 3、西周中期 召鼎	 4、西周中期 君夫簋蓋
 5、春秋早期 晉侯穌編鐘			

‘邕’(1形)、『賁’(2、5形)皆從邕，劉釗(2002)根據楚系文字釋其爲‘賁’，可從。結果，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西周金文中跟‘賁’有關的字形有四種，即：‘邕’、‘賁’、‘賁’、‘賁’。從白者、從目者均見，究竟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世的訛體？還是‘邕’、‘眚’本有不同來源？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整理一下該部件從西周到東漢時期的字形演變。

【字形表-07】



秦統一天下後推行‘書同文’政策，下令‘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結果各地‘文字異形’現象基本被消滅，因此在秦統一後的文字材料中看不到從𡵓的字形，如下：

【字形表-08】

 1、西漢 漢印徵	 2、西漢 漢印徵	 3、西漢 滿城漢墓銅印	 4、西漢 漢印徵
 5、西漢 漢印徵	 6、西漢 漢印徵	 7、西漢 漢印徵	 8、東漢魏晉 武梁祠畫象題字
 寶 {寶}	 讀 {讀}		

9、東漢魏晉 晉辟雍碑陰	10、東漢魏晉 魏上尊號奏	
-----------------	------------------	--

漢的各種制度大致沿襲秦制，文字亦不例外，西漢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秦的篆、隸兩大系統都還在被沿用，1、2形所從之𡗗旁，其上半作𡗗形，正是從石鼓文以來流傳下來的篆書寫法；3～7形則非常接近睡虎地文字。而東漢以後不再出現睡虎地式的寫法，一般作𡗗形，即後世楷書所本。

4. 問題討論

4.1 ‘寶’是否從‘𡗗’聲？

從前面的【字形表-07】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說文》的‘𡗗’一形頗為突兀。從寶聲之字，金文、戰國文字均多見，但無一從‘无’或‘𡗗’之形。過去一些學者因為拘泥於《說文》，將𡗗視為‘𡗗’的省體，不確。比較合理的推測應該是：‘寶’之上半為何字，漢代已失傳，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許慎是拿一個讀音相近的‘𡗗’來充當‘寶’之聲旁的。‘𡗗(陸)’、‘寶’古韻同屬覺部，從與‘陸’的諧聲關係推論，‘陸’的上古聲母應當包含流音成分，中古以母字‘寶’的上古聲母正是流音l-，因此二字之間古音關係當可成立。

4.2 ‘𡗗’、‘𡗗’，何者為原形？

‘寶’的上半，秦系、晉系作𡗗或𡗗，楚系則作𡗗，西周金文中兩種形體均見。劉釗(2002)認為‘𡗗’為‘𡗗’之訛³³⁾，季旭昇(2002)則認為‘𡗗’才是訛形，謂：“

‘菴’形本作從屮從白形，西周中期開始訛變為從屮從目形，但從屮從目和‘眚’形又會混淆，所以戰國文字或把‘屮’形的上筆向左上彎曲。楚系文字‘菴’形多半保留從屮從白形，但也有一些開始訛變為從屮從目形了。”³⁴⁾ ‘眚’本作‘眚’，即‘薛’（薛）‘孽’（孽）所從。³⁵⁾ 《說文·白部》：“眚，危高也。從白、屮聲。讀若臬。魚列切。”‘眚’是疑母開口重紐三等字，古韻屬於月部，鄭張尚芳(2003)擬作*ɲred，與‘寶’古音遠隔。即使‘寶’本從‘眚’，不大可能是聲旁。

4.3 趙平安(2001)、陳劍(2006)之說

近年來，趙平安(2001)、陳劍(2006)對‘寶’的來源提出新的見解，茲予以評述。趙氏認為，無論‘眚’抑或‘眚’，皆為‘蕒’（音續）之象形。‘蕒’是多年生沼澤植物，現名為澤瀉（學名為 *Alisma canaliculatum*）。依其說，‘寶’所從之‘眚’，與‘眚’（薛）所從‘無’無關，只是一個獨體象形體，‘蕒’乃為存本義的後起字。³⁶⁾ 陳氏認為，‘眚’、‘眚’也許本有不同來源，但因為音近，皆可當作‘寶’的聲旁。至於‘寶’所從之‘眚’與‘眚’的訛體‘眚’之間的關係，陳氏認為尚待研究。依其說，‘眚’、‘眚’皆從屮聲，‘屮’是‘草’的象形初文。‘草’的古音在清母幽部，‘寶’的古音在以母覺部，幽、覺二部陰入對轉。至於聲母部分，陳氏根據喻四古歸定說，認為以母的古值接近定母，因此上古時期其發音部位與精組相近。³⁷⁾

但近些年來古音學家的研究表明，以母（喻四）並非由定母分化，上古時期它是一個流音聲母，如今諸家大多構擬作*l-，與以母有通諧關係的定母也本是*l-，中古

33) 劉釗，〈釋‘價’及相關諸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北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3月，126頁。原載《中國文字》新28期，2002年12月。

34)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10月第1版，253頁。

35) 詳見王國維，〈釋‘屮’上〉，《觀堂集林》上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2刷，169-170頁。

36) 趙平安，〈釋古文資料中的‘菴’及相關諸字——從郭店楚簡談起〉，《中國文字研究》第2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78-85頁。

37) 陳劍，〈釋造〉，《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65-71頁。

變爲舌尖塞音是流音塞化所引起。陳氏以喻四古歸定說，試圖解釋草與‘寶’之間的古聲母關係，不確。精組和以母之間的通諧並非常見，但仍不乏其例，陳文也列舉一些古文字中精組和以母通諧的例子，鄭張體系也爲其設一套擬音³⁸⁾：

上古音		中古音
中古精母主要來源	*ʔs-	〉 ts- 精母
與來母、以母通諧者	*sl-	
中古清母主要來源	*s ^h -	〉 ts ^h - 清母
與來母、以母通諧者	*s ^h l-	
中古從母主要來源	*z-	〉 dz- 從母
與來母、以母通諧者	*zl-	

鄭張尙芳(2003)將‘草’的上古音擬作*s^hu? ³⁹⁾，而如果‘艸’(草)與‘寶’之間真有諧聲關係，應當改擬爲*s^hlu?。茲羅列陳文所舉之例的上古和中古擬音，提拱讀者參考。

	上古音	中古音
聿	*b·lud 〉 *lud 物2部	〉 jiut 以母合口三等術韻，餘律切
卒	*ʔsud 物2部	〉 tsiut 精母合口三等術韻，子聿切 ※卒，甲骨異體作‘𠂔’ ⁴⁰⁾
酉	*lu? 幽1部	〉 jiu 以母開口三等尤韻，與久切
酒	*ʔslu? 或 *sl’u? ⁴¹⁾ 幽1部	〉 tsiu 精母開口三等尤韻，子酉切 ※酒，從水酉聲
毓	*lug 覺1部	〉 jiuk 以母合口三等屋韻，余六切 ※毓，卜辭中讀作‘戚’ ⁴²⁾
戚	*s ^h lurwg 覺2部	〉 ts ^h ek 清母開口四等錫韻，倉歷切
允	*lun? 文2部	〉 jium 以母合口三等諄韻，余準切

38) 鄭張尙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104頁。

39) 鄭張尙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552頁。

夔	*s ^h lunʔ 文2部	〉 ts ^h ium 清母合口三等諄韻，七倫切 ※夔，從夂允聲
弋(杙)	*lung 職部	〉 jik 以母開口三等職韻，與職切
才	*zlur: 之部	〉 dzai 從母開口一等哈韻，昨哉切 ※才，本與‘弋’同字 ⁴³⁾

卒聲系無一以母字，因此鄭張尙芳(2003)將‘卒’的上古音擬作*ʔsud,⁴⁴⁾ 而若在卜辭中所見‘裨’是其異體，我們應當要考慮與‘聿’的諧聲關係，‘聿’是以母字，其上古聲母是流音l-，所以‘卒’的上古音還是改擬作*ʔslud爲宜。其餘精組字‘酒’、‘戚’、‘夔’、‘才’，鄭張氏已加進流墊音l-，與古文字脗合。

總而言之，趙說缺乏旁證，姑備一說。陳說可能性較大，但他對中間的‘自’與‘目’無說。古文字材料所見的從‘眚’或從‘眚’的字形，現在大多已能釋讀，但其字形來源尚未清楚，仍待更多新材料的發現與進一步研究。

4. 結語

‘讀’、‘續’、‘贖’等字的聲旁，隸楷寫法同於‘賣’，是隸變以後的偏旁混同所致。此一聲旁《說文》小篆作‘賣’形，上從囀，下從貝，許慎認爲‘賣’從囀聲，讀若育。

40)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裨’〉《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362-376頁。原載《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41) 鄭張先生提出兩種可能。

42) 裘錫圭(1998)認爲，在卜辭中指稱祭祀對象的‘毓’，應該相當於古籍中的‘戚’，也認爲親戚之‘戚’或許是由生育之‘毓’(育之古字)’分化出來的詞彙。裘錫圭，〈論殷墟卜辭多毓之‘毓’〉《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404-415頁。原載《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8年。

43) 何琳儀(1998)認爲‘弋’由‘才’分化，才亦聲。陳劍(2006)亦認爲‘弋’、‘才’本是一字之分化。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69頁。陳劍，〈釋造〉《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67-68頁。

44) 鄭張尙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576-577頁。

‘𡗗’不是《說文》字頭，而是‘睦’之古文，又，段注早已指出其下從‘囧’爲‘目’之訛。

在西周銅器銘文、戰國文字材料等各種古文字資料裡，‘寶’聲系字屢見不鮮，但無一從‘𡗗’者。‘寶’旁的上頭，秦系、晉系作‘𡗗’形或‘𡗗’形，楚系作‘𡗗’形，而在西周金文裡從目者，從白者均見。《說文》小篆‘寶’形，究竟從何而來？應該是因爲在漢代獨立的‘寶’早已不通行了，許慎也無從知道‘讀’、‘續’、‘贖’聲旁的結構，因此姑且拿一個讀音相近的‘𡗗’來充當‘寶’的聲符，實屬權宜之計。

至於古文字所見‘寶’旁的上頭，趙平安(2001)認爲澤瀉之象形，陳劍(2006)認爲‘𡗗’、‘𡗗’分屬不同來源，進而主張‘𡗗’、‘𡗗’皆從‘艸’（‘草’之象形初文）聲。二說證據尚未充足，‘寶’的字形來源問題，仍待更多新材料的發現與進一步研究。

透過上述古文字學方面的考論，我們在上古音構擬上得到幾個較爲重要的線索：第一，鄭張尚芳(2003)將明母字‘睦’的上古音構擬作*mlug，是據於與來母字‘睦’的諧聲關係。‘𡗗’爲‘睦’之古文，許慎認爲‘𡗗’與以母字‘寶’(*lug)’相諧，此亦表明‘睦’的上古聲母包含流音成分。第二，精組與以母之間的諧聲不很常見，而仍不乏其例。‘草’是清母字，‘寶’是以母字，陳劍(2006)主張‘寶’從‘艸’聲，果真如此，‘草’的上古音應當改擬作*s^hluʔ。第三，根據裘錫圭(1990)，甲骨文所見‘𡗗’爲‘卒’之異體，‘𡗗’的結構當是從衣聿聲，因此可以認爲‘卒’與‘聿’(*b·lud > *lud)’之間有諧聲關係，果真如此，‘卒’的上古音應當改擬作*ʔslud。第四，‘戚’、‘才’二字，鄭張尚芳(2003)分別擬作*s^hluʔwɛg與*zlur，其聲母已包含流音。根據裘錫圭(1998)，‘戚’與以母字‘毓’(*lug)’之間有通假關係；根據何琳儀(1998)、陳劍(2006)，‘才’與以母字‘弋’(*lug)’同出一源，這些古文字學方面的新成果皆表明‘戚’、‘才’的上古聲母是包含流音的複聲母。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影印本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校定，《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98。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

〔清〕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2003。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3。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98。

二、近人著作

丁福保、楊家駱重纂，《說文解字詁林》，臺北：鼎文書局，1977。

加藤常賢，《中國古代文化の研究》，東京：二松學舍大學出版部，1980。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

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李學勤，〈包山楚簡中的土地買賣〉《綴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

季旭昇，《甲骨文根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1。

曹錦炎，〈釋羣—兼釋續、瀆、寶、鄭〉《史學集刊》1983年 第3期，長春：吉林大學，1983。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3。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陳新雄，《廣韻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4。

陳劍，〈釋造〉《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黃錫全，《汗簡注釋》，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裘錫圭，〈〈窮達以時〉篇注釋〉《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禪〉《中原文物》1990年 第3期。

裘錫圭，〈論殷墟卜辭多毓之毓〉《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8年。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2004。

趙平安，〈釋古文字資料中的𠂔及相關諸字——從郭店楚簡談起〉《中國文字研究》第2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劉釗，〈釋𠂔及相關諸字〉《中國文字》新28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국문제요 >

讀字·續字·贖字 등의 소리부호는 隸書 이후 賣字와 동일한 형태로 쓰게 되었지만, 이는 隸變에 의한 偏旁混同현상에 불과하다. 《說文解字》에 수록된 小篆體에 의하면 讀字·續字·贖字 등의 소리부호는 본래 ‘賣’와 같이 썼는데, 許慎은 이 글자의 의미를 ‘돌아다니면서 물건을 팔다’라고 풀이하고, 글자의 형태를 소리부호 𣎵과 의미부호 貝의 결합으로 분석하였으며, 독음은 育字와 같이 읽으라고 하였다. 古書에서 이 賣(育)字는 흔히 人邊이 덧붙여져서 ‘價’와 같이 자형으로 등장하는데, 鬻(팔 육)字와 통용되는 글자이다. 다만 賣字의 소리부호로 분석된 𣎵字는 《說文解字》의 표제자가 아니고, 陸字의 古文으로만 수록되어 있다. 또한 段玉裁에 의해서 𣎵字의 아랫부분 ‘冂’은 目字가 訛變된 것임이 일찍이 지적되었다.

그런데, 고대한자자료에 보이는 賣聲系字를 종합하여 보면, 그 소리부호를 小篆體 ‘賣’과 같은 구조로 쓴 예가 전혀 보이지 않는다. 秦系文字와 晉系文字에서는 賣旁의 윗부분을 ‘𣎵’ 혹은 ‘𣎵’과 같이 썼으며, 楚系文字에서는 ‘𣎵’과 같이 썼다. 또한 西周金文에는 目旁을 따르는 자형과 自旁을 따르는 자형이 모두 보인다. 아마도 漢代에 이미 賣字가 단독으로 쓰이지 않게 되어서, 讀字·續字·贖字 등의 소리부호가 정확히 무슨 글자인지 알 수 없었던 許慎이 일종의 임시변통식 방법으로 발음이 유사한 𣎵字를 가져다가 賣字의 소리부호로 풀이했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趙平安(2001)은 고대한자자료에 보이는 賣字의 윗부분인 ‘𣎵’과 ‘𣎵’이 모두 여러해살이풀인 쇠태나물(澤瀉, 학명은 *Alisma canaliculatum*)의 상형이라고 주장하였다. 陳劍(2006)은 ‘𣎵’과 ‘𣎵’이 아마도 다른 글자인데, 古音이 가까운 탓에 賣字의 소리부호로 互用되었을 것이라고 추정하였고, 또한 中(草字의 象形初文)가 그 소리부호라고 주장하였다. 草字은 上古韻部가 幽部에 속하고 賣字는 覺部에 속하여 陰入對轉의 관계에 있으므로 韻母는 가깝다. 다만 聲母의 경우, 草字의 中古聲母는 淸母이고 賣字는 以母인데, 精組와 以母의 諧聲은 흔하게 보이지는 않지만 분명히 존재하는 현상이다. 그러므로 비록 趙平安의 설이나 陳劍의 설이나 아직 증거가 충분하지는 않지만, 최소한 후자는 상고음 재구에 있어서 시사하는 바가 있다.

이상의 고대한자학에 관한 논의를 통해서 우리는 상고음 재구에 대하여 몇 가지 귀중한 단서를 얻을 수 있다. 첫째, 鄭張尙芳(2003)이 明母인 陸字의 상고음을 *mlug로 재구한 것은 來母인 陸字(*rug)와의 諧聲관계에 근거한 것이다. 그런데 《說文解字》에

서 陸字의 古文인 𨾏을 以母字인 賣字(*lug)의 소리부호로 풀이한 것은 陸字의 상고성모가 유음성분을 포함하고 있었다는 재구를 뒷받침하는 증거이다. 둘째, 상고시기에는 精組와 以母가 諧聲하는 예가 간혹 보이는데, 鄭張尙芳(2003)은 以母와 諧聲하는 精組가 마찰음에 유음을 덧붙인 형태의 複聲母에서 유래했을 것으로 추정하였다. 만약에 賣字의 소리부호가 ㅁ이라면, 이에 근거하여 우리는 草字의 상고음을 *s^hlu:ʔ로 재구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셋째, 裘錫圭(1990)에 의하면 갑골문에 보이는 ‘𠂔’은 卒字의 異體인데, ‘𠂔’은 從衣聿聲으로 분석할 수 있으므로 卒字과 聿字(*b·lud > *lud) 사이에 諧聲관계가 있다고 볼 수 있다. 그렇다면 卒字의 상고음은 *ʔslud로 재구하는 것이 마땅할 것이다. 넷째, 戚字와 才字는 鄭張尙芳(2003)이 이미 유음이 포함된 *s^hlu:wg과 *zlu:로 재구하였는데, 裘錫圭(1998)에 의해 밝혀진 戚字와 毓字(*lug)의 通假관계 및 何琳儀(1998)·陳劍(2006)에 의해 밝혀진 才字와 弋字(*lug)의 同源관계는 이러한 재구를 보강하는 증거이다.

주제어: 上古音, 古代漢字, 複聲母, 聲旁, 諧聲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4. 6. 28.	2014. 7. 14.	2014. 8. 8.	2014. 8. 12.	2014. 8. 31.